

公

羊

義

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六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十三年
盡十九年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詩

詩者何邾婁之邑也疏

葉鈔本釋文云取詩二傳作哪舊疏云正本皆作邾字有作詩者誤校勘

記云詩唐石經諸本同齊氏召南云公羊經傳作詩漢地理志東平國亢父詩亭故詩國亦是同公羊非誤也按水經注濟水篇亢父縣有詩亭春秋之詩國也與公羊同說文邑部邦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郭亭从邑寺聲杜云邾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郭亭大事表云今亢父縣在濟甯州南五十里郭城在州東南一統志邾城在濟甯州東南阮氏元鐘鼎款識有邾

亭鼎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丞也注諱背蕭魚之會丞疏注諱

會丞○舊疏云正以上十一年蕭魚之會邾婁在其間故如此解

皇清經解續編公羊義疏五十八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嚙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

向注

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會疆夷臣日以強三年之

後君若贅旒然疏

杜云叔老聲伯子齊人宋人衛人左傳謂齊崔杼宋華閱仲江衛北宮結稱人者杜

云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是也嚙釋文云二傳作螻春秋異文箋云公孫螻字子螻說文訓螻爲蟲卽字思名子螻當名螻不名嚙矣公羊作公孫嚙蓋取音字說文嚙从口螻省聲公羊不省杜云向邾地沈氏欽韓云此當爲吳地方與紀要向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注月者至旒然○通義云內未有並使以會者今一會而二大夫出專恣益甚故特危月之象梁疏云范雖不注或以二卿遠會蠻夷危之故月兼從何氏說也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者卽下十六年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編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編刺天下之大夫君

若贅旒然是也釋文作綴旒一本作贅旒校勘記云綴梁疏引此亦作贅浦鐘云二誤三從穀梁疏校按綴正字贅段借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侯爲彊臣所逐出奔淇梁之

盟信在大夫疏包氏慎言云春二月其朔日經爲乙未書日食

彊臣謂孫甯矣案衛侯出奔見下淇梁之盟見下十六年五行志下之下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

以爲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劉劉故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董劉說與何大同惟未及淇梁盟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孫嚙曹人

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伐秦疏舊疏云舊本

荀偃者誤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注日者爲孫氏甯氏所逐後甯氏復納之

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絕爲重見逐

說在二十七年

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已未月之二十七

告此舊疏云舉君絕爲重者謂書衍之名見齊當絕不書名從

諸侯知公羊本有衍字矣春秋異文箋云謹案禮記曰諸侯

失地名左氏傳曰定姜曰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則諸侯之策

當書衛侯名爲得左穀或脫名字差繆略云左氏無衍字則

陸氏所見穀梁與公羊同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不修春秋

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仲尼修之曰衛侯衍出奔齊臣逐君

不可以訓猶召君也杜注繆諸侯失國名公穀皆有衍字左

傳脫也按左疏引釋例云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危非自出

也正義又云曲禮云諸侯失地名失地書名傳無其事禮記

之文或據公羊之義不可通於左氏故杜不爲說臧氏壽恭

左氏古義云據釋例及正義說則左氏先儒皆取諸侯失地

名之例故凡諸侯奔亡皆書名此不名者爲孫甯所逐故不

名左傳具有明文杜預滅棄古義造爲從告之說顯與傳違

正義回護杜說駁難先儒卽其說而細釋傳文則古義猶可

得也然此經以書名爲得○注曰者至口也○校勘記云鄂

本復納之下有出納之三字此脫疏中引注亦有當據以補

入按紹熙本亦有出納之三字也諸侯出奔之例大國書月

重乘離之禍小國時此日故解之下二十年衛侯衍復歸

子衛書二月甲午書日故此亦書日明相起爲一事也然者

下二十七年傳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

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卽死汝能固
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苟欲納我吾
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于苟欲納我吾
請與子盟是出者孫甯納者甯氏出納者同故皆書日以相
起也通義云前後奔者多矣或以犯王命畏大國兄弟相篡
未有臣逐其君者今衛侯行見逐于孫甯名理之大變以臣
出君則言不順故仍自奔爲文而變例加日以異之不嫌沒
孫甯之罪者後弑君入戚已顯○注不書至爲重○桓十六
年衛侯朔出奔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此與彼同故舊疏云
舉君絕爲重者謂書衍之名見其當絕不合爲諸侯也包氏
慎言云沒孫甯出君之文而以君自出奔錄著其失眾不能
自安居民上爲後世守土無與者戒也錢氏大昕答問云衛
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衍有失國之道也貶衍則嫌於
獎剗故先書公孫則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
掩也義皆嚴正杜云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
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送君之賊也按春秋非
輕孫甯之罪惟君臨一國率士皆所制馭不能撫有其眾預
討亂賊於未萌因書出奔見絕以國爲重故也○注見逐至
七年○卽彼經衛侯之弟鱣出奔晉傳云甯殖與孫林父逐
衛侯而立公孫剗也孫甯逐君事詳左傳史記大率相同因
孫甯強恣亦多衛
侯失眾所致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噓莒人邾婁人

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疏包

旗言云二月書己亥月之十二日左疏引釋例云劉地關蓋魯城外之近地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疏

孫氏志祖讀書臆錄云穀梁疏云公羊以劉夏爲天子大夫

據此則大夫之上疑脫下字劉者何邑也疏

詩王風巨中有麻云彼留子嗟毛傳留大夫氏惠氏周揚

詩說云說文留从留戶開爲非非爲春門戶闕爲非非爲秋門則留自从非非爲西之省文董道據此謂不从非非爲秋卯金刀者韓書之附會也許氏以劉爲鎬其轉爲劉以田易刀也董氏又謂漢姓自當爲鎬或爲留豈古文从省留與鎬

通耶後世留異文謂系出留侯何耶左傳士會歸晉其處者
為劉氏而詩言留子則許氏董氏之說未為據也按周大夫
劉氏王季子之後宣十五年左傳注劉康公王季子是也劉
夏即劉定公為康公之子則王風之食采于劉者別是一氏
其處秦者則范氏之後與此二者又別也方輿紀
要劉聚在河南府偃師縣故緱氏城南十五里其稱劉何

注据宰渠伯糾繫官疏

注据宰渠伯糾來聘是也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是也

也**注**諸侯入為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

氏稱子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禮記

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

附庸稱子者參見義顧為天子大夫亦可以見諸侯不生名

亦可以見爵亦可以見大夫稱傳曰天子大夫是也不稱劉

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疏**注**

侯至稱子○舊疏云知劉夏是諸侯入為天子大夫者正以
卒葬並書即定四年秋七月劉卷卒葬劉文公是也若直為

大夫者假令書卒不錄其葬卒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經
 無葬文是也通義云王季子始受采于劉是為康公其子定
 公則夏也本之左傳按如彼傳則似非外諸侯矣或者王季
 子別封於外食采於劉與舊疏云其本國本爵今史文無記
 不可以指知也按衛武公鄭武公莊公皆以諸侯入為大夫
 未識當時何稱也○注所謂至稅爾○禮記禮運云大夫有
 采以處其子孫又曲禮有宰食力鄭注宰邑士也食力謂民
 之賦稅經義述聞云宰當為采謂有采地也采地之租稅民
 力所共而有采者食之故曰有采食力與上文之數地以對
 義相近也正義曰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不知宰即采之
 假借也古字采與宰通爾雅戶宰也○注易訟云小國之下
 官宰之宰采亦宰也按禮記疏引鄭注訟云小國之下
 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一成所以三百
 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涂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
 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論
 語憲問篇尊伯氏駢邑三百是夫國下大夫亦三百戶天子
 大夫無文以言也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選賢置
 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名之曰采采取其賦稅不
 得有其地也非始封之采可比若禮運之采始封之采也則
 書大傳所謂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
 十里諸侯以十五里諸侯以十里諸侯以五里諸侯以二里五
 賢者守之謂之與滅國繼絕世紀季之鄰即紀之采國滅而

采不減者也入爲天子大夫所受之采卽鄭風緜衣詩所云
還于授子之餐兮傳諸侯入爲天子大夫受爵祿及此經之
劉是也沈氏形周官祿田考云天子之公食四都孤卿食都
中下大夫食縣何以知之曰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
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廩地家邑卽縣注云大夫之
采地包乎中下小都卽都注云卿之采地兼乎孤大都卽四
都注云公之采地夫孤卿大夫之采地如是則未封者之
所食可例推矣所以例推者何曰小宰聽祿位以禮命明制
祿之多寡本以爵等而兼命數也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
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出封之前不以
采地有無殊其命數矣命數同者雖爵異而祿亦同故孤卿
皆六命則皆食都中下大夫皆四命則皆食縣也邑者其公
田之所入有貢於王然兼有山澤林麓之利且子孫世守之
若未封者固無地貢而祿僅公田之入亦及身而止則所食
雖同而多寡久近未嘗不稍殊也則此劉夏始受采地爲下
大夫而食縣者與○注禮記至附庸○孟子萬章篇天子之
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上受地視子男與王制不
沈氏形周官祿田考云王制蓋別有所據要非周所定也其
曰田者卽孟子之地篇未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則未
去三之一而已稱田矣或謂皆實田誤也周公於圻內外之
國旣各別差其里數而尙存夏殷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豈
得盡行苟前代諸國無故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

之卽武王分土惟三之義也周以別差諸國之里數圻內視
夏商則滅圻外則大增何也曰圻外諸國夏殷以來漸相吞
併曠地已大周公更定其制以藩衛王室故大增若圻內諸國
大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室故大增若圻內諸國
本無權力又象賢而世守者少周公因措更焉以就井田以
爲上下之差故減也按周禮大司徒一則云公之地方五百
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一則云其食者
半其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鄉司農謂公侯等所食租稅
則田也田之多者至地之半若圻內諸侯視之恐不足給蓋
王制孟子所說均不可通諸周禮也舊疏云公羊之義天子
圻內不封諸侯故如此解卽引王制以證之與左氏穀梁之
義異又云按王制下云天子之國六十里有三凡九十三國九
之國二十有一十五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九十七里
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土以爲問田鄭云大國九百三十里
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三公之田
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之
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三爲三孤
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待封王之子弟
第三孤之田不副者以爲五十四其餘九亦待封王之子弟
卽而謀焉以此言之天子圻內九十三國言天子圻內不封
諸侯者謂宋地以爲國比圻外諸侯田自宋取其租稅而已
不得取卽有其人民身沒之後子孫不世不得以諸侯難之

義或然也。○注稱子至是也。○舊疏云參讀爲二三之三也。言凡諸侯入爲天子大夫其稱子所以稱三者一則可以見諸侯願其爲天子大夫其一則可以見其木爵何者是外諸侯容其稱爵雖不得曰子一則可以見其木爵何者是外諸侯容大夫稱爵故曰參見義也。按王制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業內謂之子又云周公攝政致太平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正義云爵雖爲大夫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若作士則受三十里之地若作庶人則受十

里之地

公羊義疏五十八

七

鄭風縞衣傳六緇衣卿士聽朝之服鄭衛兩武公皆以侯伯

天子大夫者是皆稱子也又衛風淇奧傳云重侯也即諸侯爲

按詩小雅鴻雁云之征傳云侯伯卿士也即諸侯爲

言傳曰天子大夫之國有五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

云圻內有百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

凡四都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

有五都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

爲治民須便民利國故須增益其封之圻內有百里之國

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是也正義又云外土諸侯本

二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鄭答云微子箕子實是畿

國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是皆五十里也又引張遠同說爵

畿內之制與夏不同夏之畿內皆五十里也又引張遠同說爵

受七十里之制與夏不同夏之畿內皆五十里也又引張遠同說爵

治民正義云爵雖爲大夫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

又云周公攝政致太平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

質合伯子男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業內謂之子

大夫稱爵故曰參見義也。按王制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

其稱爵雖不得曰子一則可以見其木爵何者是外諸侯容

侯不生名故曰子一則可以見其木爵何者是外諸侯容

願其爲天子大夫其一則可以見其木爵何者是外諸侯容

言凡諸侯入爲天子大夫其稱子所以稱三者一則可以見諸

義或然也。○注稱子至是也。○舊疏云參讀爲二三之三也

入爲天子卿士者也宣王時樊侯申伯亦卿士大雅烝民云仲山甫出祖傳述職也又崧高云生甫及申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申有齊有許也時召穆公亦以上公作二伯兼卿士韋昭國語注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是也○注不稱至禮也○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云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注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視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如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講之則何氏謂天子親迎故詩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所以重婚禮也而此注又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與彼注及異義所載公羊家說皆不同未知何義劉氏逢祿解詁箋云禮曰昏禮下達春秋講不親迎公羊禮載鄭君之說正也何君祭公逆后之解大義亦同此乃同左氏許君說猶爲漢制作諸文使人不能自明也左氏說諸侯有上大夫復有上卿非也按異義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許慎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故劉氏如此駁也舊疏云蓋謂有故之時或者何氏之意皆勉強不親迎與又以異義公羊說爲章句家說非何氏意皆勉強也又云子是大夫之稱今貶而去之故曰貶去大夫去其正稱明非禮矣通義云天子大夫例字夏名者文述王后君前

臣名之外逆女不書疏通義云見於左傳者莊十八年原莊

義亦通后于齊經並此何以書過我也注明魯當其送迎之禮疏注

魯至之禮也鄂本迎作逆較梁傳曰過我故志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注俱犯蕭魚此不月十二年月者疾始

可知疏一統志成城在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注俱

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注不直

言取邑者深取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楚

伐鄭不救卒為鄭所背中國以弱蠻荆以強兵革亟作蕭魚

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而言因以起之

月者加責之然則此與彼同而不月者從上十二年疾始故

也舊疏云齊侯圍成亦是取邑之辭但深取諸夏之無信故

言圍以起之蓋齊侯不務長和親復公救成至遇疏杜云遇

相貪犯背蕭魚約不月故解之也

其言至遇何注據季孫宿故台不言所至疏注據季至所至

季孫宿帥師救不敢進也注兵不敢不敢進也不言止次如

公次于郕以刺之者量力不責重民也故與至搆同文封內

兵書者為不進張本疏注兵不至進也杜云公畏齊不敢

至同文○校勘記云搆鄂本同閩監毛本搆收搆按釋文作

至搆此本載音義同此疏及信二十六經傳釋文皆作至

搆按紹熙本亦作搆釋文考證云舊本作搆又似充反作因

究今據傷二十六攻證屬本或作傷故有似充一音云不

言止次如公次于郕者莊三年公次于郕傳其言次于郕何

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

次以起之是也蓋彼為力能救而不救故書次此為齊強魯

弱量力不責故但書其至遇使與至搆同文也至搆文見信

二十六年彼云公追齊師至焉弗及注國內兵不書而舉地

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

詳錄之是也繁露竹林莊王之舍鄰伯有可貴之美晉人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郕疏

差繆略云成公羊作處春秋異文箋云唐石經公羊漸下圍成

而輕用民之意也是以賤之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

二書傷其害所重也春秋惡晉故此不言止次為怨辭也○

注封內至張本○決定八年公歛

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日故也

作成則此亦當作成通義云齊已取成矣復得城其郭者著宿豹之復成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注是後溴梁之盟信在大夫齊蔡莒吳

衛之禍備滿天下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巳据歷爲七月

爲八月朔日長歷以爲八月丙戌朔沈氏欽韓云按隋志劉

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爰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開大衍同

今歷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盡去交分二十六日三

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注是後至天下○溴梁盟信在

大夫見下十六年傳又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又吳子

謁伐楚門于巢卒又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

闕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弑

其君密州是齊蔡莒吳衛之禍徧天下也五行志下之下十

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雞澤之會

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

君若緩旂不得舉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

邾婁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癸亥九月無聞則爲月之十日釋文侯

公羊義疏五十八

周一本
作雕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

邾婁子于渙梁疏

毛本渙作渙誤釋文作吳云本又作渙杜

表云爾雅梁莫大于渙梁渙水隄也渙水源出懷慶府濟源縣西北至溫縣入河按郭彼注以水名梁隄也水經濟水注渙水出原武西北原山動掌谷俗謂之白澗水引爾雅而云梁水隄也渙水又南注於河一統志渙水自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東流經孟縣北又東南入河此舊疏引徐炎注云梁水橋也釋宮云隄謂之梁故云水隄也舊疏又引郭氏音義云渙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與杜同

戊寅大夫盟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注据葵丘之盟諸侯皆在大

夫不言大夫盟

疏注据葵丘大夫盟○葵丘之盟見僖九年舊疏云按彼經傳云不見有大夫之盟文雖

僖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盟于杜丘遂女子匡公
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然則杜丘之盟卽有大夫可
知此注云葵丘之盟者誤也宜爲杜丘字矣信在大夫也注故書大夫盟不言諸

侯之大夫者起信在大夫疏穀梁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

決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及諸侯之大夫也舊疏云信在大

夫也者言其信任在于大夫按信在大夫者謂諸侯無權不

能約信唯大夫始信也禮樂征何言乎信在大夫注據上三

伐自大夫出故信在大夫矣何言乎信在大夫注據上三

年戊寅不起疏會經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連言諸侯徧刺天下之大夫也疏盟信在大夫而春秋

是其不起之文徧刺天下之大夫也疏盟信在大夫而春秋

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執趙武於淇

梁兮以晉爲盟主文子晉卿而爲不臣之行春秋書刺之如

執然也據左傳時荀偃將中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注據戊

寅不刺之疏注據戊至刺之道上三年戊寅文也舊疏君

若贅旒然注旒旒旒贅旒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婿爲贅婿矣

以旂旒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禮記玉藻曰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不言諸侯之大夫者明所刺者非但會上大夫并徧刺天下之大夫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徧刺之者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重出

地者與三年雜澤大夫盟同義

疏釋文贊本又作綴旒本又作流孔氏音義云文選西

都賦注引公羊傳曰贊猶綴也疑別本此文之下傳有自釋贊旒之義與僖九年傳震而矜之下復出震之者何云云相似按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有若贊旒注贊猶綴也又楮淵碑文康國祚於綴旒注贊猶綴也皆不以爲公羊傳語蓋西都賦注有衍文或公羊傳下有脫文也陸德明與李善同時陸氏所見本有作綴則傳文不得有是語矣文選注引感精符云禍賊蜂起君若贊旒本此傳也○注旒旒旒○說文於部游旒旗之流也从汙聲旗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稱流經傳

作旒俗字也旗之正幅爲繆旒則屬也周禮節服氏六人維
王之常注王旌十二旒兩以縷綴連兩旁三人持之然
則旒屬於旗之兩旁十二旒者每旁六旒九旒則兩旁一四
一五已下推可知也漢書賈誼傳云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
○注貧子壯則出贅注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贅
分家貧子壯則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
史記秦本紀云贅婿買人臣積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
家爲贅婿正何氏所謂就婿也又滑稽傳淳于髡者齊之贅
婿也索隱曰贅婿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之物
也是也謂之繫屬者說文貝部贅以物質袋也从敖貝則與
質義同以物繫屬于錢謂之贅因凡繫屬之物皆名贅詩大
雅柔柔云具贅卒荒傳贅屬也廣雅釋言贅屬也釋名贅疾
病云贅屬也橫生一肉屬著體也廣雅釋言又云贅疣亦以
疣屬於肉故亦稱贅孟梁惠王篇乃屬其耆老書大傳作
贅其耆老說苑奉使云梁王贅其羣臣卽屬其羣臣也是贅
屬互通釋文本又作綴者魏志太祖紀建安十八年詔曰當
此之時若綴旒然也鄂本名誤民○注以旂至數名○詩
商頌長發云爲下國綴旒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
正義引此傳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旒爲
旌旗之垂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
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爲旒也阮氏元學

經室集云詩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纒旒禮及郵表嘏注郵表
嘏謂田畷所以督約百姓于井田之處也引齊魯韓三家詩
作爲下國駸駸按球玉磬也以其直懸求然而名之裘古文
但作求加衣爲裘猶裘之加衣于毛也立一木爲標志倣毛
物於其上卽球也詩之球卽裘之段借故以裘爲標志卽以
表爲標志表者裘衣也杜也標也志也華也明也旒之旒冕
之旒皆以物相聯綴爲名詩之球乃裘之裘詩之綴旒是
言受地於天子爲諸侯之封疆樹之聯綴之裘以定四界也
公羊君若鬻旒然言臣專政君不與國事但若委裘於朝寧
之上而已故賈誼傳植道履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言道履之
主甚幼不能立朝但委綴裘衣于朝而天下不亂卽公羊贊
旒之義也贊綴音近義相段按何氏意以旒屬於旒爲人所
執持猶君屬於臣爲下所執持猶言太阿倒持之謂阮氏之
說非何義也姑存之○注禮記至士五○今玉藻無此文舊
疏引稽命徵及含文嘉皆云天子旒九刃十二旒曳地諸侯
七刃九旒齊軫卿大夫五刃七旒齊較士三刃五旒齊首御
寬引禮緯注云旒者旌旗也所以別尊卑敘貴賤也廣雅釋
天云天子十二旒至地諸侯九旒至軫卿大夫七旒至軾士
三旒至肩按降殺以兩則士當五旒也凡曳地齊軾齊較之
屬皆謂旒之長數其正幅則爾雅釋天惟云旒長尋餘未聞
也周禮巾車職王建太常十有二旒則諸侯建旒上公當九
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其旒各視其

命之數與此及緯文不同蓋周制也○注不言至大夫大夫○舊

疏云不言諸侯之大夫有兩種之義非但起信在大夫明循

刺天下之大夫也左傳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

夫盟高厚時諸侯成在假猶使諸大夫盟高厚如彼文使

者苟假使也諸大夫聽荀偃命其君雖在蔑視如無故列敘

諸侯會於上穀梁傳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

皆不臣也穀梁傳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

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

傳疏引賈服說亦云惡大夫專而諸侯失權也即本公穀爲說

漢書五行志云至襄公晉爲淇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

政亦主徧刺天下大夫並見君失權也○孔疏謂君使之盟非

自專也左傳並無君使之文孔臆說也○注不殊至同也○

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後漢書丁鴻傳夫威柄
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舊疏以爲家語文家語乃王肅爲
書非何所据也○注不重至同義○上三年注云不重出地
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上地是也春秋書大夫盟紀其實不
書地正
大義也

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注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

歸京師不得自治之疏注錄以至治之○正以僖二十八年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之屬皆言歸之于京師又僖十九年

稱人以執非伯討已足晉之惡矣復言以歸故解之舊疏云

是其惡故其錄以歸者甚惡晉也僖二十八年注云但欲明

諸侯尊貴不得自治當歸之于天子爾是有無罪皆當歸

京師也杜亦云不以歸京師非禮也穀梁疏諸侯不得私相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注是時泲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臣二弑君

五楚滅舒鳩齊侯襲莒乖離出奔兵事最甚疏包氏慎言云

寅五月有甲子據歷戊寅爲二月之二十八日甲子爲四月

之十五日○注是時至最甚○其後叛臣二者下二十三年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

叛是也秋君五者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衛

甯喜弑其君剌二十九年鬬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

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也楚滅舒鳩者見

下二十五年齊侯襲莒者見下二十三年乖離出奔者見下

十七年宋華臣奔陳二十年蔡公子履奔楚陳侯之弟光奔

楚邾婁庶其來奔是也兵事最甚者下齊侯伐我十七年宋

伐陳衛伐曹齊侯伐我圍洮濟高厚伐我圍防十八年齊侯

伐我公會晉侯以下圍齊楚伐鄭十八年衛孫林父伐齊晉

士句侵齊之屬是也五行志下之上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

地震劉向以爲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是歲三月

諸侯爲泲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地震矣其後崔氏

專齊樂盈亂晉良霄傾鄭問殺吳子專強之象按占經引潛

潭巴云地震下謀上又云地動搖臣子謀上故何氏劉氏取

應大同孔

說亦通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疏舊疏云正本作荀偃若有作荀靈者誤矣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疏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郕按今本左傳作郕彼校勘記云宋本岳本郕作成

與石經合通義云前爲宿豹所復今又伐取之

大雩注先是伐許齊侯圍成勸民之應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囈卒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三磨改二按左氏

穀梁皆二月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庚午月之十五日校勘記又云釋文唐石經囈作囈左氏作邾子經卒九經古義云考工梓人云數日頤頤注云故書頤或作囈鄭司農云經讀爲勝頭無髮之鬄是經有囈音故或作囈劉昌宗周禮音云經音苦顏反今左傳音苦耕反非也通義云宣公也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

疏左氏殺梁洮作桃杜云弁縣東南有桃墟穀梁莊二十七年公會祀伯姬

于洮注洮魯地釋文洮本或作桃水經注瓠子河篇瓠子故

濟又東逕桃城春林傳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盡曹

地也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也應別一地洮

水篇泗水出弁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左傳昭七年以孟氏

成邑與晉而遷于桃杜注魯國弁縣東南有桃墟也墟有澤

方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嬌亭山西北連岡四十餘里岡

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博物志泗水陪尾蓋斯阜者矣此桃

正在魯北竟與齊接壤地有岡密之險故圍之也方輿紀要

桃鄉城在濟甯州東北六十里魯邑齊師伐我圍桃是也漢

置桃鄉縣沈氏欽韓云經云北鄙則此乃桃鄉非卞縣之桃

墟杜預誤也滕縣東又有桃山故

城亦非此桃接當以在弁者為是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疏左氏脫齊字春秋異文箋云此

經接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下則

高厚為齊侯分遣之師故不須復繫齊公穀作齊

高厚或衍齊字按此自是左氏脫文趙說非也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注比年仍見圍不暇恤民之應疏注比年至之應

公羊義疏五十八

圍成圍洗圍
防諸役也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疏杜云不言

朝禮范同皆取此傳為說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疏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注怨其

上也按稱人以執是執無罪

秋齊師伐我北鄙疏穀梁作齊侯異文箋云左氏傳明云齊侯

作齊師或字之譌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疏

通義云特言同者深著齊無道諸侯同心欲圍之錢氏大昕谷問云

同圍齊此當指齊都城而言杜據傳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遂謂所圍者平陰城耳則當書圍齊平陰如圍未彭城之例矣按左疏引沈氏云君在故稱圍劉炫云按傳門于雍門又門于揚門州經門于東閭既圍其三門而經不稱圍則攻駁之謂十九年諸侯伐鄭傳稱圍其三門而經不稱圍則攻門非圍也是杜氏亦不以爲實圍齊也杜經注云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此通義所本

曹伯負芻卒于師疏

穀梁傳閱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注

下有執不日者善同伐

齊故變與信辭疏

左氏穀梁作祝柯杜云祝柯縣今屬濟南郡釋例土地名齊地祝柯濟南郡祝阿縣

也左氏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齊祝柯今爲祝阿是古柯阿通也史記高祖功臣年表祝阿侯索隱曰縣名屬平原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右厯柯澤春秋左傳襄二十四年衛孫文子毀公徒于阿澤是也

又東北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濟水篇玉水又西北枕
祝阿縣故城東春秋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阿左傳所謂督
揚是也漢興改之曰阿矣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景公使晏子
爲東阿宰音義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云齊之
阿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卽此元和郡縣志東阿縣漢舊縣也
春秋時齊之柯地此已名東阿則漢縣承古名又本草經有
阿膠阿柯通也按祝阿與東阿不一地東阿卽春秋之柯又
名阿漢屬東郡今爲陽穀縣地祝柯漢屬平原今爲長清齊
河二縣地大事表云今濟南府長清縣豐齊鎮北二里有故
祝阿縣是也杜范皆云前年圍齊之諸侯也通義云必復舉
諸侯者已異年文無所承也是也○注下有至信辭○下有
教卽下書晉人執邾婁子是也方同盟卽執人嫌不信宜書
日故解之此云善同伐齊卽杜所云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
相之也通義云下有執不日者不信在邾婁不在諸侯義亦
足相

晉人執邾婁子

公至自伐齊

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注據諸侯圍許致圍疏○注據諸至致
圍○卽信二

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是也未圍齊也注故致伐起未圍齊則

其言圍齊何抑齊也疏穀梁傳曰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

之乎又曰非大而足同焉注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其圍之

與通義云諸侯會時本謀圍齊故得言圍以抑齊之驕暴左

疏引賈云圍齊而致伐以策伐動也益曷爲抑齊注據侵蔡

以左傳有圍其三門事故以爲實圍也曷爲抑齊注據侵蔡

伐楚猶不抑疏注據侵至不抑○卽信四年公會齊侯以下

夷數害諸侯論深淺甚於齊爲其亟伐也疏上十五年齊侯

矣猶不抑之故以爲難也爲其亟伐也疏上十五年齊侯

十六年春齊侯伐北鄙圍洮又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十八

年齊師伐我北鄙是也亟伐所以抑之者宣九年取根牟傳

根牟者何邾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或曰爲其驕蹇

亟也注亟疾也內既諱亟知亟非善辭矣或曰爲其驕蹇

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注以下葬略或說是也亟伐者

并數爾加圍者明當從滅死二等奪其爵土疏卽上十一年

下伐鄭時齊世子光在莒子之上也按會盟則主會者爲之

此罪齊者蓋世子驕蹇齊又強大晉不得不序之諸侯之上

與釋文作橋本或作橋○注以下至是也○卽下文冬葬齊靈公注云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是也舊疏云葬是生者之事故略其父葬得惡其子則知或說近其義也通義云此二者皆齊罪蓋並惡之春秋抑強扶弱王者之心也無道而強不若有道而弱是以進宋襄抑齊靈按孔說是也○注亟伐者并數爾○舊疏云卽上圍成閭洮開防之屬故言并數爾必如此解者正以宣九年取根牟傳諱丞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然則彼言亟者肯信大疾故云亟今此直者類擊伐魯故云亟故解以別彼文据疏中注義則宣九年之亟訓爲疾此亟訓爲數較彼似從末減矣○注加圍至爵土○舊疏云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然則用兵之道滅爲最甚入次之圍次之今加言圍輕於滅入二等明不合死但合黜爵土耳包氏慎言云疎以齊侯之亟伐爲上年之圍成閭洮開防等比之滅入爲輕然則滅人國者絕罪合死圍從死罪減二等故奪爵土入減一等猶當放逐矣

取邾婁田自澗水

疏杜云澗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說文水部澗水在魯水

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釋山詩所謂保有鳧釋是也又

西南逕蕃縣故城南又西逕薛縣故城北夏車正奚仲之國也又西至湖陸縣入于泗段云合鄉蕃薛故城皆在今山東縣縣不云在魯邾婁之間徑云水在魯者邾婁魯附庸非故立文如是一統志泲水源出滕縣東北百里述山西流會諸泉水逕縣南又西會南梁河入運河舊名爲南沙河西南流入泗不與南梁會自漕河東徙過其南流乃北出趙溝會南梁以入運河也方輿紀要泲水南流至三河口合於薛河北沙河在縣北十五里西南流合于泲水涼相播云薛縣泲水首受蕃縣西注山陽湖陸薛蕃皆今滕縣地下流今入運河矣

其言自泲水河注

据齊人取濟西田不言自濟水疏

通義云

東田不言自泲水

○注据齊至濟水○卽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是不言自濟水也

以泲爲竟也何言

乎以泲爲竟注

据取邑未嘗道竟界泲移也

注魯本與邾婁

以泲爲竟泲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

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邑故云爾

疏注魯本至有之○

范云軋委曲隨泲水言取邾田之多卽此移入邾界魯隨有之義也左傳疏引賈服亦取公羊爲說曰刺晉偏而魯貪孔

疏以傳有晉命歸侵田此田邾先侵魯迨令反本何晉偏而魯貪馬氏宗健左傳補注云左傳正義駁公羊傳非是說文云灑水在魯言魯分邾田以灑水爲竟是也舊疏云灑移而經不書者外異故也則傳每言外異不書者亦据此文也然則灑移爲外異更明灑移入邾婁竟內故不得書於春秋矣○注諸侯至云爾○卽賈服所謂魯貪也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疏

通義云葬者寡明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卯月之朔日也釋文瑗于春反一音環二傳作環

史記齊世家亦作環說文玉部瑗大孔璧从玉爰聲環璧也从玉畏聲音義並通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疏

左傳亦云禮也杜云詳錄所至乃還

者善得禮禮記曲禮云禮從宜注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正義引皇氏云下二事謂大

夫爲君出使之法義或然也禮從宜者謂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禮雖奉命出征柵外之事將軍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前事不可準定貴當從時之宜也然則曲禮之禮卽左傳之禮也杜云禮之常不必待君命是也穀梁說少異彼傳云還者事未畢之辭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句者宜奈何宜俾帷而歸命于介彼疏引廢疾難此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士句不伐喪則善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鄭釋之曰士句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內則稱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劉氏難曰士句不伐喪而還若夙承君命者然其爲善則稱君不益著乎若俟歸命乎介則處其君於非禮而專大名矣傳之所云不已慎乎按穀梁之義甚迂軍之所處荆棘生焉禮之所以不伐喪者正爲不忍驚擾孝子亂其哀戚若仍駐師其竟奉命之後始引師去彼國君民能得安乎鄭氏注禮正取公羊之說釋廢疾語持故與何爲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注据公子買難耳

成衛不卒戍言成衛遂公意疏

注据公至公意○卽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

之傳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成衛何遂公意也住使臣子不可使助深故諱使若

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是也公子買不可使往猶書成衛遂公意見不得壅塞君命今士句奉命而出聞喪而反與壅塞同而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禮兵不經大之故据以難

從中御外臨事制宜常敵爲師唯義所在士句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

善之言乃者士句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言至毅者未

侵齊也言聞者在竟外舉侵者張本疏禮聘禮記辭無常係

受辭用公羊莊十九傳文故彼傳下云出竟有可以安社稷

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卽進退在大夫義也繁露精華云夫既

日無遜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

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

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自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

者謂平生安甯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

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以私妨公也

○注兵不至所在○白虎通三軍篇云大夫將兵出必不御

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

也明進退在大夫也又王者不臣篇不臣將帥用兵者重士

眾爲敵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命
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淮南子兵略訓云几國有
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日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
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
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
堂下北面而立主視操鉞持頭受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
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
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
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旣以受制於前矣
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
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鬣設明衣也鑿
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說死命天子南面而授之
將帥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
將帥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孔叢子問軍禮云故天子命
將親潔齊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從皆北面
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陽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
東向西而揖之示弗御也舊疏引司馬法云闕外之事將軍
裁之皆兵不從中御外義也臨事制宜卽傳之專進退也唯
義所在而已○注士句至善之○校勘記出恩勳二句云闕
監本同郭本毛本心下有義字按解云哀痛其喪是其恩故
心恩勳孝子之心依禮而行是其義故曰義服諸侯之君也
是疏本有義字當據補漢書蕭望之傳春秋晉士句帥師侵

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過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
子誅何君子恕己哀孝子之思慕不忍加刑罰春秋曰晉士
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旋傳曰大其不伐喪也繁露
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恥伐喪而榮復仇又
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決狄之上二年遂城虎牢傳曷
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是其義
也云兵寢數年者正以入襄之世無歲無兵此後二十
一見兵事故也舊疏云明年仲孫遯伐邾亦兵而言數
是善之者舊疏云士句此事實依古禮時莫能然特以爲善
故云起時善之○注言乃至見之○宣八年傳乃者何難也
今此亦言乃故爲士句有難重廢命之心也通義云蘇轍曰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專之君上有焉必君命而後
可則安用將也劉敞曰殺者齊地也其曰至穀而復稱其義
也非齊地則勿復乎曰止師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
復之期可而後止臣之事君也凡在國無專焉子之事父也
義時久不知士句遵行古禮合春秋之義然未得君命故少
遲疑經書乃美士句之臣也○注言至至齊也○上十五年

公救成至遇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彼至遇爲未敢進此
臣數爲不進義各有主故言未侵齊也○注言聞者在竟外
○舊疏云古禮庶人爲君齊衰三月若其入竟卽與而知之
何道聞乎故如此解按殺爲齊地似非竟外蓋士句侵齊卽
在齊侯瑗卒之月庶人之服恐尙未徧容得諸聞也○注舉
侵者張本○以既聞齊侯卒卽還無有侵事書侵者隨出師
所由張本非侵齊
無所謂乃還矣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疏包氏慎言云辛卯爲七月朔日月之二
十六日爲丙辰而經書八月丙辰仲孫

蔑卒則辛卯必爲望後之日
方可長歷以爲二十九日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喜疏釋文喜二傳作嘉洪氏頤檀讀書叢錄
云按禮記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勿忘唐

石經喜作嘉喜卽嘉字之省古人名字相
配嘉字子孔宋有孔父嘉則作嘉字爲是

冬葬齊靈公注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

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疏注不月至孝也○卒日
葬月大國常例今不月

故解之抑其父卽上十八年傳未圖齊則其言圖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臣伐也是也彼傳又曰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然則使其子處諸侯之上亦合抑然子亦不能無過故去其月以尊臣子恩明其子亦不合從父驕蹇致父被惡名爲不孝也不月所以尊恩者以葬生者之事略其父葬不孝者明桓九年傳曰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其謂此世子光也

城西郭注言西郭者據都城錄道東西疏杜云魯西郭大事表

而中城爲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

叔孫豹會晉士甸于柯疏表云後漢志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大事

南彰德府內黃縣境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乃齊阿邑

在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曰阿城鎮本兩國地

城武城疏杜云泰山南武城縣大事表云子游爲武城宰卽此

仲尼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

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
之嘉祥縣按嘉祥縣有南武山上有大謬也新序魯人攻鄭
因南山之城遂附會爲曾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魯人攻鄭
曾子辭於鄭君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鄭是曾子所居卽
郟縣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言南武城者因清河之東武
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據漢人之稱耳武城漢志作南
成後漢志作南城至晉始爲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
十里屬兗州府又云漢志越王句踐嘗治琅邪起館臺考春
秋時琅邪爲今山東沂州府魯費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
里武城在縣西南九十里哀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初武城人
或有其地且徙治瑣邪則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錯壤越滅吳
而郟吳既滅與越鄰是也一統志南武
城故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四十六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鄧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七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二十一年

二十六年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邾會莒人盟于向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書辛亥

月之二十六日邾唐石繼闢本宋本葉鈔本釋文邾字並如是毛本作邾非左氏穀梁作速紹熙本亦作邾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盟于澶淵

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

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水經注河水爲左會浮水故澶故澶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西北出東逕繁陽故城南故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襄二十年公與晉侯齊侯盟于澶淵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卽繁淵也亦謂之浮水魏徒大梁越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越南至浮水繁陽卽是澶焉大事表云水經注發明杜氏之說最有根據而後漢書郡國志乃云杆秋故屬梁國有澶淵聚劉昭引左傳襄二十年盟于澶淵以實之南圻

志云杼秋故城在今蕭縣西七十里按江南徐州府蕭縣去直隸大名府開州千有餘里後漢志誤也漢書云繁陽故城在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古頓丘約略在塔縣之南漢元光三年河水徙頓丘東南流既而決瓠子河今瓠子故城在開州西南二十五里則澶淵當在內黃之南開州之西北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頓丘今直隸大名府清豐縣縣西南二十里頓丘故城是也澶淵卽縣水在彰德府內黃縣縣東二十六里史記廉頗據魏繁陽漢置縣屬魏郡應劭曰在縣水之陽也張晏曰其界爲縣淵按縣與澶登韻汗與淵雙聲緣陽故城在今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賈衛地而云在宋者蓋以春秋書宋災故而然未爲宋也趙一清曰春秋有兩澶淵襄二十二年二十六年皆衛之澶淵也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許氏說文澶淵水在宋是爲宋地劉昭所引者誤宋爲衛矣一統志澶水在大名府開州西南大河分流也一名繁水一名浮水方輿紀要云德勝城在開州東南五里古澶淵也其後爲德勝渡黃河津要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遫帥師伐邾婁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疏 穀梁作公子溫

蔡公子履出奔楚疏通義云變之弟懼及故也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注爲二慶所請還在二十三年疏左傳作

黃九經古義云說文莫古文光矣古文黃字相似原注白虎通云璜之爲言光也風俗通云黃光也皇霸引書大傳云黃者光也漢書天文志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穀梁傳諸侯之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注惡陳侯也○注爲二至三年○卽下二十三年經云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前爲二慶所請出奔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與此注相足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信愬請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下二十三年左傳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屈楚從陳侯圍陳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是其事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注自溟梁之盟臣恣日甚故比年日

食疏

包氏慎言云冬十月書丙辰朔據厥爲月之三日八九兩月連大亦爲月之二日丙辰係六月朔非十月也五

行志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臧氏壽恭以三統術推是年入
甲申統一千九十年正月己丑朔大二月己未朔小三月戊
子朔大四月戊午朔小五月丁亥朔大六月丁巳朔小七月
丙戌朔大八月丙辰朔小也。注自漢至日食。五行志下
之。下二十年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陳慶虎慶
慶與何異何以爲漢梁盟後臣恣日甚所致言比年日食者
卽下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
有食之二十三年癸酉朔日有食之是也按比年日食歷法
之常此以爲異者春秋重義不重事凡書日食俱以爲異以
示戒比年見則異之甚也不然春
秋二百四十年僅三十餘日食哉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誤梁之盟後中國方乖

離善公獨能與大國疏注月者至大國。舊疏云正月朝聘
例時故如此解按此與上八年公如

晉書正
月義同

邾婁庶其以漆閭杜云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
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大事表云

俱在今兗州府鄒縣定五十年城漆卽此水經注泗水篇又
南過平陽縣西縣卽山陽郡之南平陽縣也世謂之漆鄉應
劭十三州記曰漆鄉邾邑也杜預曰平陽東北有漆鄉是也
又沂水篇洙水又西南逕南平陽之顯閭亭西邾邑也春秋
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來奔者十三州記曰山陽南
平陽縣又有周巨鄉從征記曰杜預顯閭也今按漆鄉在
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見有周巨鄉顯閭非也然則顯閭自
是別亭馬氏宗健左傳補注云史記正義云南平陽縣城今
兗州鄒縣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
閭巨亭邾元與元凱皆誤以顯閭亭爲閭巨亭可以續漢志
誤之漢書地理志山陽郡南平陽下云孟康曰邾庶其以漆
來奔又城漆今漆鄉是續志亦云南平陽有漆亭閭巨亭一
統志漆城在兗州府鄒縣西北方輿紀要閭巨亭在
鄒縣南左傳釋文漆一本作漆洙與漆形似蓋誤

知婁庶其者何知婁大夫也知婁無大夫此何以書注据快

無氏疏通義云据盟會恆言知婁人亦通○注据快無氏○

不合書見之義問者見快不書氏知知婁重地也注是受叛

臣臣故重而書之不言叛者舉地言奔則魯坐受與庶其叛

兩明故省文也疏

注惡受至書之。鄂本受下有人字。紹熙本亦有當据補通義云惡叛臣竊邑故錄

名以見其罪左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杜

云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注不言至

文也。○正以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

里以畔之屬言叛故解之爲魯受叛臣邑與受同科魯坐罪

也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注

詠曰人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疏

晉世家作欒逞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庚戌朔十月書庚辰朔據歷十月朔爲己卯庚辰其

二日也蓋小六月則庚戌爲七月朔矣依歷大九月十月朔

亦爲庚辰與經所書悉合十月後三月朔小古歷有三月朔

大或亦有三月朔小者五行志下之二十一年九月庚戌

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晉欒盈將犯君入于曲沃劉歆以

爲六月秦晉分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疏

五行志又云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軫角楚大國

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齊慶封齊君亂國劉歆以爲
入月秦周分通義云日月同行而有拚食固可以推步得者
至於頻月日食古今歷算都無其法而襄公之篇四年再見
雖非錯謂之記異不亦宜矣元志姜爰云比月而食宜在
駁條大衍亦以爲然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十月已過交限
不應類食姜說是臧氏壽恭左氏古義云比月日食二十四
年正義及是年穀梁疏疑其與今歷不合然據史記十二諸
侯年表及漢書五行志所引諸儒舊說是漢儒皆依經立說
別無疑詞後儒據今麻疑之傾矣萬充宗黃黎洲問答云問
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類食者二先儒皆謂曰無類食法王
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合者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月古
算不入食限豈二類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
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荅曰襄公二
十一二十四兩年俱類食歷家如姜爰一行皆言無比月類
食之理投時歷亦言其已過交限西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
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則斷無
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
入食限至十一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矣二
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矣至
入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
三十五者欺也顧氏棟高書後云西歷以越九月日始一交
者卽高閏所稱歷家推步之法一百七十二日日月始一交

交則月掩日而爲之食是也時西法未入中國則爲此說者亦不自西歷始矣類食既斷無此法而春秋所以書何也是時周歷算法已不準推步常遲一月須歷云某月朔應日食到前一月之朔而日食襄二十四年七月朔食之既人所共見魯史既據實書之至後一月不見有食則以周保章氏所頒未敢輕削魯史非精歷算者不能放正是月之不入食限也則疑食之微或食于夜而人不能見因并存之孔子因而不革漢書本紀所載高祖卽位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於十月十一月晦類食亦是漢初襲用秦歷法未講致有此誤武帝太初定歷以後則斷無此矣皆據歷法之正斷爲無類食法者然春秋記異示戒理之所無事之所有仍依孔子臧氏說可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疏

商任地闕大事表云今彰德府安陽縣有衛商任地方與紀要古任城在順德府任縣東南地近商墟故謂之商任按安陽與任縣地不相屬未知孰是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注時歲在己卯疏舊疏云左氏經無此言則公羊師從

後記之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庚子孔子生云傳
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
此句按穀梁傳作庚子孔子生與陸氏本合疏本作十有一
月庚子與唐石經同又云按作十月者是也考杜氏長歷十
月庚辰小十一月己酉大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
一日也齊召南說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左氏傳於哀十六年
書孔子卒而不書生年公羊云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
生穀梁云二十年十月庚子生史記則云二十二年十一月
而無月日攷賈逵注左傳於襄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
昭二十四年服注引賈說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漢儒皆以
孔子生在襄二十一年也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則十一月
無庚子日子以三統術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
二十二日庚子是為宜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與賈
服注左傳亦合自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算而
賈云年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二
十二年者七十三則以相距之歲計之杜氏於哀十六年注
云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則用史記說按今穀梁疏
亦繫庚子孔子生於二十一年未知錢氏所據何本穀梁疏
云仲尼以此年生故傳因而錄之世家云二十二年生者馬
遷之言與經典不同者非一故與此傳異年耳不及公羊明
與公羊同也通義云陸德明日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
庚辰朔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有一月庚子今以十月庚辰

期校之舊有十有一月字者誤故定從釋文本傳記此者分
別自後爲所見之世故也包氏慎言公羊辰譜云公羊傳於
十一月凡十一月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公羊襄二十
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曰襄二十一年十月庚辰云
云下卽云庚子孔子生穀梁謂生於十月公謂生於十一月互
異據釋文公羊與穀梁同上文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
作十一月庚子是公羊有異本今唐石經板本均從異本耳
又按徐彥解云左氏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玉裁謂公
穀議孔子之生猶左氏記孔子之卒然左大書孔子名以記
其卒儼然廣經也公穀曰孔子生不取書名則此當爲傳文
無疑陸氏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也又一木無此句可證唐初
公羊尙有無此條者自公穀經不別爲書唐石經每年經傳
撮合之盡一年乃跳起於是經傳不可分經傳不分而庚子
孔子生之文儼然經矣故馬端臨謂公穀二經有孔子生而
不知因傳也非經也今世板本冠之以傳字較唐石經爲易
明蓋左氏記卒者用魯史之成文公穀記生者見尊聖之微
意皆非敢曰真經也宋書符瑞志引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
者遊也聖人制法天下治平趙氏在翰按春秋者謹誌聖
人生卒年月傳詩謹推生日之意應理之理其文殊其指一
也讀書歷錄云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十一月不得
經文云十月庚辰朔則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不得

有庚子也釋文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
月也據此則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者後人妄增數
粟亦作十月蓋孔子以周之十月夏之正月二十一日生左
疏引公羊傳亦有十有一月四字則穎達所據本已誤按陸
氏所謂一本即舊疏本陸又云又本無此句謂無十有一月
句也陸氏本明只有庚子孔子生五字故推上十月庚辰以
釋之又本無十有一月句與陸本同段氏謂陸氏此句謂又
本無庚子孔子生句誤矣臧氏壽恭云魯史書十月庚辰朔
三統以爲八月然則二傳所謂十月庚子三統以爲八月二
十一日魯史後三統兩月錢氏以三統之十月當魯史之十
月誤○注時歲在己卯○舊疏云何氏自有長麻不得以左
氏難之校勸記云疏及鄧本闕本同監毛本作乙卯錢大昕
云於三統術是年歲在乙巳乙卯當爲乙巳之訛疏作己卯
亦非錢氏養新錄又云魏晉以來推襄公二十一年皆云己
酉而何氏乃云乙卯故疏家依違其詞謂何氏別有長麻亦
無明文可證今以三統歲術超辰之法計之襄二十一年歲
在實沈太歲當在乙巳則何注乙卯必乙巳之調也自襄二
十一年孔子生距漢元年三百四十六歲又自漢興距光武
建武元年二百三十歲合五百七十六歲正當超四辰故知
何所據者超辰古術非別有長麻也左氏襄二十八年歲在
星紀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星在星紀則歲當在子而今人以
爲丙辰亦差四算然則孔子生年必爲乙巳非乙卯無疑矣

又云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正義云三統之歷以庚戌爲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入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四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五十六爲次餘以十二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爲此年更發初六爲次餘也按古法太歲與歲星當相應三統本以丙子爲上元今欲知太歲所在卽以六十去積次不盡三十六爲大餘數起丙子是爲襄二十八年太歲在壬子也以是上推孔子生襄二十一年正當爲乙巳孔冲遠不知古法太歲亦有起辰乃用後漢太史歲筭說謂三統以庚戌爲上元失之甚矣由襄二十一年太歲乙巳上溯隱元年計一百七十算太歲當在乙卯而正義云隱元年歲在豕韋則是太歲在甲寅也因莊公二十三年太歲歲星皆在超辰之限歲星既超實沈入鴛首則太歲亦當超乙巳而至丙午故正義云閏元年歲在大梁知太歲在丙辰矣後漢人引緯書以庚申爲西狩獲麟之歲又以隱公元年爲己未之歲與今人所推同緯書出于東漢其時太歲超辰之法已廢自何劭公鄭康成諸大儒外知之者豈矣徐廣注史記以其和元年爲庚申非太史公本文包氏慎言何氏公羊注春秋年紀異同攷云公羊於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記庚子孔子生何氏注云時歲在己卯東漢以後歷皆以襄之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或疑何氏誤記

又或疑卯卯篆文相近傳寫誤西爲卯攷後漢厯志漢安二
年尚書邊韶奏言太初厯百四十四歲歲星一起次治厯者
不知處之以致不效其時太史令虞恭駁其議云太初元年
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作庚戌而曰丙子云云是東漢治厯
者不取三統超辰之說以太初起元於庚戌也前漢志記太
初積年上元至元狩七年卽太初元年四于六百一十七歲
自元狩七年至元狩七年卽太初元年四于六百一十七歲
四千二百四十一一年從庚戌起算以六十除之不盡四十一
獲麟歲爲庚寅隱公元年歲爲己丑以下尋襄公二十一年
適值己卯然則何氏所據者太初厯與東漢術家異非誤也
又攷黃帝術以辛卯起元如以乾鑿度之積年爲其術之積
年從辛卯下尋隱公元年爲庚寅襄公二十一年爲庚辰庚
辰之與己卯亦止一算之差耳何氏精於圖讖斷非妄造姑
援二端以解通經者之疑經義述聞云屬氏滋大曰是年歲
在己酉古文卯作非酉作卯字形相類故何氏誤以己酉爲
卯耳錢氏曉徵以三統術超辰之法推之謂是年歲在乙巳
謹案杜氏長厯是年歲在己酉與三統術同大雅文王正義
引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與長厯同則襄公二十
一年歲在己酉亦同矣然何氏何至不識古文酉字而以爲
己卯屬說似是而非若以爲乙巳之誤則卯巳二字形體聲
音俱不相近無緣已字誤卯何氏精於讖緯識緯多用殷厯
甲寅元續漢志論曰殷厯元用甲寅大衍律議曰緯所據者

殷曆也不得以三統術說之也錢說亦未得其實今按漢世
說春秋獲麟至漢興年數多寡各異有謂獲麟至漢興二百
七十五歲者後漢虞恭等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又上
二百七十五歲者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謂獲麟至漢
興百六十二歲者後漢馮光陳晃之說見續漢志者也今由
哀公十四年獲麟歲在庚申上推之七十一年而至襄公二
十一年歲在己酉據太初元年丙子殷曆以為甲寅則歲在
己酉殷曆當為丁亥與此注不合矣由獲麟至漢興百六十
二歲推之漢興元年漢志以為甲午殷曆當為壬申山甲申
上推百六十二歲至獲麟歲在庚寅又上推七十一歲至襄
公二十一年則歲在己卯故此注曰歲在己卯也蔡邕曆議
曰馮光陳晃所據則殷曆元也又曰光晃以考靈曜為本亦
見續漢志然則此注謂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卯殆用考靈
曜紀年之法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按甲寅元殷曆也
則考靈曜又本於殷曆與通義云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壽星
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
驗也占之金匱式曰六陽罡為六合臨時之方青龍繫日具
神勝光天乙登車朱雀翻翔始以龍見終以蛇藏是有德而
章無位而王者與解詁曰時歲在己卯於今祿命術得己卯
癸酉庚子壬午應四極之位也漢四分曆是歲己酉與何氏
不合但四分依命脈序以為庚申歲獲麟而感精符則云獲
麟之歲在單闕單闕卯也四分上推太初元年丁丑漢元年

乙未三統麻引漢志曰高帝元年歲在大棟名曰敦牂元封
七年歲名困敦並與四分較差一年太史公麻書曰太初元
年歲名闕逢攝提格又實甲寅非丁丑矣萬祺遂古七麻殊
元同異得失無以辨之今以公羊家學既從何氏仍其舊注
存師說焉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危公前彊陽鄒有邾

婁地又受其叛臣邑而今與魯不於上會月者與日食同月

不得復見疏注月者至與魯○正以致例時此月故解之校

彊作彊疏同紹熙本亦作彊按彊彊皆通卽上十九年取邾
婁田自滌水是也又受其叛臣邑者卽上二十一年邾婁庶
其以漆闕丘來奔是也而今與魯校勘記云鄂本魯作會此
誤按紹熙本亦作會○注不於至復見○校勘記云毛本於
誤與鄂本同監本及疏皆不誤按紹熙本亦作於舊疏云言
所以不於上商任會時書月見危者正以與上冬十月庚辰
朔日有食之同在十月不
得見此義是以於此危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包氏慎言云七月辛酉月之十八日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

左氏經無滕子或闕文此經唐石經諸本同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癸酉朔據麻為

月之三日五行志下之云三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後衛侯入陳儀甯喜弒其君剽劉欵以為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臧氏壽恭以三統術推前年正月丁未朔大二月丁丑朔小三月丙午朔大四月丙子朔小五月乙巳朔大六月乙亥朔大七月乙巳朔小八月甲戌朔大九月甲辰朔小十月癸酉朔大十一月癸卯朔小十二月壬申朔二日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巳月之二十日

夏邾婁我來奔疏

釋文云鼻我二傳作界我唐左氏石經作卑我九經古義云古鼻界同音穀梁昭二

十七年傳注邾界我釋文界必二反本或作鼻漢書武五子傳舜封象於有鼻鄒陽傳封之于有卑服虔曰音界予之界也左傳校勘記宋本界我作卑我石經亦作卑我按釋文凡界字皆云必利反以音理言之界在五支卑在六脂卑字不可代界音必利反石經始譌而宋本仍之非也按昭二十年左傳曹公孫會自鄆出奔疏兩引作卑漢校官碑卑作界是隸書界即卑也二字形近易譌以音訂之曠爲二字唐初蓋已混故孔疏引作卑也

邾婁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

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見治始起

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

夏治小如大靡靡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

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

實故取足張法而已疏

注以奔至書也○舊疏云莊二十四年曹驍出奔之下傳云曹無大夫此

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驍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
君臣之義也然則曹驍得諫義是以書之上二十一年邾庶
其之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昭五年夏莒牟
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此何以書重地也然則庶其牟
夷皆以重地故書悉非常例今此鼻我無三諫之善無盜上
之惡直奔而已更無它義而得書見知以治近升平之故也
繁露奉本云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
之故乃得顯明按以親之以疑衍庶其之書傳以爲重地非
以近書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何此以
書以近書也庶其或快之誤○注所傳至稱人○意元年公
子益師卒注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
猶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
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
不書是也此爲書小國大夫注故止舉外諸夏略小國略稱
人三事也○注所聞至漸也○意元年注云於所聞之世見
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正以治小
如大故小國有大夫也廩廩者公羊問答云漢書循吏傳此
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注師古曰廩廩言有丰采也
孝文本紀太史公曰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按廩廩蓋猶漸
漸耳兩漢時有此語○注見於至始也○校勘記云諸本同
昭二十七年疏引作以近治也始爲治之訛當據正按解云
正以地接于魯故先治之也是疎本作治通義云近者所見

之世也入所見世治法大備將使遠近大小若一小國始合
有大夫但盟會之等載記闕略不得周知故還錄其接我者
以見法必取法于邾婁者亦取治自近者始也接孔氏斷自
孔子生後爲所見之世與何氏不同按傳聞之世小國略稱
人大國有大夫直至所見世小國始有大夫非三世之次孔
義恐未然○注獨舉至而已○舊疏云孔子作春秋欲以撥
亂世多舉小國悉有大夫則恐文害其理故曰治亂不失其
實也今辨我更無他義而得書見明其張三世之法故曰取
足張法而已謂張治小國大夫法也凡書奔者重乖離之禍故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前爲二慶所語出奔楚楚人治其

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宋大夫山譖華元貶此不貶者

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疏注前爲至言歸○事見上二十

年左傳云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穀梁注光反稱
弟言歸無罪明矣又彼二十年傳云親而奔之惡也注所以

惡陳侯。注宋大至可知。即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注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脫之。明以譖華元。故今此殺二慶。後光乃歸。歸無惡。知譖光明矣。

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者何晉之邑也

疏隱五年左傳注云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漢書地理志河

東聞喜縣故曲沃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改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日聞喜今曲沃為漢絳縣地詩唐風揚之水序昭公分國以封沃即此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注據當舉重疏通義

魚石直言復入于彭城注據當舉重。正以當直書入于晉也。樂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

乎曲沃而入也注樂盈本欲入晉篡大夫位晉人不納更入

於曲沃得其士眾以入晉國曲沃大夫當坐故復言入篡大

夫位例時疏通義云左傳曰齊侯以藩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帥曲沃之甲因襲獻子以書入絳故

曰由乎曲沃而入也傳以此解上者明與魚石但據彭城不入宋者異也。注樂盈至夫位。正以復入者出無惡入有

惡之文故知樂盈入晉爲篡也舊疏云不直言入又無叛文故知不篡君位也其惡文不繫於篡君知止欲篡大夫也○注晉人至晉國○晉世家齊莊公微遣樂遲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樂遲從曲沃中反幾入絳與左傅同皆無入晉不納事蓋事勢宜然矣左或末備也○注曲沃至晉人○解經所以不舉重之義也舊疏云曲沃大夫受納有罪之人故云當坐按左傳樂盈夜見晉午而告之注晉午守曲沃大夫又曰伏之而傷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位者得行又言皆曰得主何夙之有盈出偏拜之是受納有罪事也○曲沃大夫不能固守城邑致令樂盈得人亦當坐失地罪○記曲沃大夫死眾士死制是也樂盈因曲沃甲以襲晉○復善人于曲沃見曲沃大夫罪明也○注篡大夫位例時○舊疏云正以經書夏故知例時昭二十一年夏朱華亥向齊華定自陳人于宋南里以畔定十一年秋朱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之屬皆是也

教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疏

釋文榆左氏作榆水經注淇水篇淇水又東北流謂

之白溝也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國語周語云定王饗之注定王榆也舊音榆本或

公羊義疏五十九

爲渝是榆榆通也杜云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大事表
云郡邑志黎陽縣有雍城卽古雍榆也故城在今河南衛輝
府澤縣西南十八里明一統志雍榆城在大名府澤縣西南
四十八里差穆略云渝左氏作榆穀梁作渝按今注疏本及
石經公羊亦作渝

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注據次于聶北救邢疏注據次至救

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先通君命也注惡其不遂君命而
北救邢先言次後言救也

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言救疏注惡其不言救也通義云救晉

書君命而後錄臣事春秋之教也然救不言次本書次者刺

不及事之義因而分別先後又隨事設義云爾穀梁傳言救

後次非救也注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而後

言次尊君抑臣之義鄭則曰次止也凡先書救而後言次皆

非救也信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此師本欲止

聶北遙爲之援爾隨其本意而書故先言次而後言家豹本

受君命救晉中道不能故先言救而后言次若鄭伯未見諸

侯而曰如會致其本意與何氏義合注三年左疏引左氏先

儒言齊桓君也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叔孫臣也先通君命

故先救後次按左傳曰歸也疏引賈云禮者言其先救渝次

爲得禮也止謂先通君命爲得禮耳其次而不達故譏也

己卯仲孫遯卒疏

包云八月書己卯月之十二日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乙亥月之九日閏二年公子慶父出

奔莒注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曰有罪者月按左傳臧武仲告曰紇之罪不及不祀臧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如彼傳文臧孫爲季氏事出奔非得罪於國故爲無罪通義云日者有罪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彼是出奔後事聖人不必於其出奔時遂罪之殺梁傳其曰正臧孫紇之出也則孔氏蓋涉穀梁家說

晉人殺欒盈

曷爲不言殺其大夫注據寡得大夫之位疏

注據寡至之位舊疏云正以

夏已入晉冬乃殺之傳又云曷爲不言殺其大夫故知寡得大夫之位矣非其大夫也注明非君

所置不得爲大夫無大夫文而殺之稱人者從討賊辭大其

除亂也疏注明非至大夫○通義云前得罪出奔位已絕惟以道去國者雖不在位猶從大夫之秩今盈入晉

作亂罪重不得復稱故大夫也按何意前出奔大夫已絕今寡大夫位非君所置故不得爲大夫義自直捷穀梁傳晉人殺欒盈惡之弗有也○注無大至亂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今無大夫之文稱人者欲從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屬是討賊之辭也實非篡而作討賊辭者大其除亂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欒范交惡而欒盈出駟良交爭而良霄死亦與討賊同辭不亦甚乎凡大夫出奔非有君命不得反非君命而反自外入者皆從討賊辭且大夫出奔非大夫矣不得從殺夫夫之例雖非弑君賊而欒盈兵乘公門良霄介于襄庫是亦賊也故皆從討賊辭也是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仲孫偁云本又作禍亦作羯同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滅舒鳩齊崔杼衛甯喜

弑其君疏五行志下之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劉歆以爲五月魯趙分滅壽恭推是年正月丙寅朔小二月乙亥朔大三月乙丑朔小四月甲午朔大五月甲子朔六月癸巳朔○注是後至其君○舊疏云卽下二十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是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注前此叔孫豹救晉仲孫羯侵齊此興師眾民怨之所生

也疏

注前此至生也○校勘記云元本同監毛本此作北皆誤鄂本闕本作比又鄂本無也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

亦無也字五行志上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爲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兵弱數敵疆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剽向以爲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伐其北莒伐其東百姓騷動後又仍犯疆齊也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注與甲子同疏

注與甲子同○五行志

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旣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弑楚子梁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注中

國伐吳討慶封劉歆以爲六月晉趙盾元志大衍云不應類食在誤條沈氏欽韓以今麻推之立分不叶不應食大衍說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婁子于陳儀疏

釋文陳儀二傳作夷儀二十五年同校勘記云闕監毛本皆誤以此釋文爲注郭本無之此本加國以別之是也紹熙本同二十五

年穀梁傳注夷儀本邾地衛滅邢而爲衛地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釋文本作咸宜咎云云本又鐵其廉反

陳鍼宜咎出奔楚疏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注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疏注有死至曰饑○穀梁穀不升謂之暵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暵注侵傷大傷卽有死傷善也

彼疏引徐說云有死者曰大饑無死者曰大饑然經無大饑文也繁露隨本消息云魯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舊疏云正以諸經直言饑此加大故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亥月之十八日殺梁傅莊公失言

淫于崔氏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婁子于陳儀疏

繁露隨本消息云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謂此及上二十四年會陳儀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注曰者陳鄭俱楚之與國今

鄭背楚入陳明中國當憂助鄭以離楚弱陳故爲中國憂錄

之疏

注曰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公羊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者乃始書月即成七年秋吳入州來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之屬是今此書日故解之包氏慎言云六月書

壬子月之二十五日也通義云左傳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

當陳隧者并埋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親御諸門陳侯免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于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嘏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由此言之鄭人之師以直報怨卒定以禮而不加暴焉大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例日入者善也孔氏牽涉左氏以駁何氏按春秋日入者何氏解各異隱十年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注曰者明當襄錄之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人入許注曰者危錄隱公僖二十七年己巳公子遂入杞注曰者杞屬修禮朝魯不當乃入之故錄責之二十八年晉侯入曹書丙午注曰者善義兵得時入若櫟以日入爲善則入盛入許之屬何善之有蓋况入言日者在例時與傷害多月外故分別解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注會盟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

欲誅崔杼故詳錄之疏包氏慎言云八月無己巳七月之十

東昌府聊城縣東北跨在平縣界有古重丘爲諸侯盟會處彙纂云濟南府德州亦有重丘城或云會盟處以經文考之公會諸侯于夷儀同盟于重丘夷儀爲今北直順德府地去東昌爲近自夷儀涉齊竟當在聊城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逕

重丘縣故城西春秋襄二十五年秋同盟重丘應劭曰安德縣此五十里有重丘鄉故城也按安德在今之陵縣恐非其地漢志平原郡有重丘縣爲今之霑化則更遠矣方輿紀要重丘城在東昌府東南五十里跨在平縣界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是也又重丘城在濟南府陵縣北五十里按以前說爲是後說則水經所次也○注會盟至錄之○舊疏云正以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爲重不言會于某今會盟並舉故解之信九年公會辛周公以下于蔡丘之下注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起諸侯討棄疾故詳錄之十三年平丘之下注云不舉重者起諸侯討棄疾故詳錄之與此同通義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以異地也重言諸侯者間有異事與祝阿同例据左傳是會晉本合諸侯伐齊以報二十三年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且賂晉侯許之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遂受亂賂黨弑君之賊中國之大恥公與有惡焉春秋不言伐齊所以深爲內諱而存中國也重丘之盟稷之會其迹正同於彼目言之於此諱所謂遠世近世異辭解詁箋云諸侯不誅崔杼故重錄之曰者徧刺諸侯之不討賊也按孔氏所据左氏說不得以駁何氏欲誅崔杼何氏或別有據蓋誅不成故書日以刺之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陳儀

陳儀者何衛之邑也疏

大事表云杜注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晉愍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

又定九年齊伐晉夷儀爲衛討也則又爲晉地蓋實衛之邊邑與齊晉皆連壤今直隸應德府西南四十里有夷儀城

曷爲不言入于衛注

據與鄭突入櫟同疏注據與至櫟同即桓十五年鄭伯

突入于櫟傳櫟者何鄭之邑也曷爲不言鄭注據齊陽生立陳乞家言入于齊今此亦據陽生事爲難故云據與彼同也

陽生事見諛君以弑也注以先言入后言弑也時衛侯爲剽哀六年

所募逐不能以義自復詐願居是邑爲剽臣然后候間伺便

使甯喜弑之君子恥其所爲故就爲臣以諛君惡之未得國

言人者起詐募從此始疏釋文作以殺音誠注同後年放此

下及疏並同先言入謂此後言弑謂下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是也注時衛至惡之衛侯見募逐事見上十四

年詐願居是邑爲剽臣何蓋以時情事言之也伺使候間使甯喜弑之者卽下二十六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

喜許之卽使甯喜弑剽事也繁露隨本消息云衛衍據陳儀而爲譏林父據賊而以時下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故書入以惡之說文言部諉詐也文三年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諉也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詐諛之策○注未得至此始○舊疏云欲言小白陽生之屬得國乃言入通義云衍在陳儀弑贖在戚其未得衛甚明而傳輒以不言入于衛爲難者蓋以衍與蒯贖皆有君衛之道雖偏安一邑春秋皆得入于衛言之何則四境之內尺土莫非衛也昭公之在鄆猶在魯也敬王之居狄泉敬王有周子朝不得有周也是故以戚與陳儀舉者卽不與使有衛之辭也若衍者有國不能自保去國不能自復而謀爲諉於逐我者之子甚足賤惡故從出入有惡之例使與叛臣入邑者同文也何以不名其奔名其歸名則於此可省文因別見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鄭公孫嚙帥師伐陳疏

舊疏云公孫嚙云云亦有本作公孫萬

孫壘口旁後加舊疏云云何焯云萬當壘字誤按閩監毛本皆脫此疏左氏穀梁作公孫夏夏與壘音義俱遠定有一誤也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疏釋文謁左氏作過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唐謁作

過云亦有一本作謁字者作過則于左氏合而陸氏乃區別之義疏所據之本往往勝於釋文公羊疏非唐人所爲也按謁過皆曷聲俱無不可不必疏本卽勝於陸本詩大雅文王云無過爾躬釋文過或作謁易大有象云君子以過惡揚善釋文過徐又音謁是音義同也繁露隨本消息云吳在其南而二言入謂此及二十九年闞弒吳子餘祭也彼殺當作弒

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注以先言門後言于巢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

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怨所不

知故與巢得殺之使若吳爲自死文所以彊守禦也書伐者

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疏

傳言入巢之門而卒也者以解入門乎巢而卒也注以先至于巢

○舊疏云正以先入其門巢人乃殺故言門于巢卒○注吳子至禦也○穀梁傳曰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備城而

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備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何義與？彼同左傳云：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杜云：攻巢門也。以爲吳子攻巢，巢牛臣所殺。與此少異。穀梁疏引傳解巢，楚竟上之，小國有表裏之援，故先攻之。然後楚可得伐，以爲楚邑，非也。徐邈亦云：巢，偃姓之國，是也。按何氏責吳不假塗，蓋亦以巢爲國，易繫辭傳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林強守禦，猶此義也。○注書伐至殺之。○周禮朝士職：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鄭司農時無改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志氏士奇周禮說云：軍謂持兵者也。明持兵者可格殺之，勿論也。漢書龔遂傳：渤海盜賊起，遂移書屬縣，諸持鉏鉤器者皆良民，持兵者乃盜賊。則漢律亦不持兵者不爲盜也。按今律夜無故入人家內，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唐律亦然。疏議答曰：律開聽殺之，文本防侵犯之輩，設令舊知姦穢，終是法所不容。但夜入人家理或難辨，縱令知犯亦爲罪人。若其殺卽加罪，便恐長其侵暴。登時許殺，理用無疑。故此與巢得。吳子謁何以名注，據諸侯伐人不名疏。注：據諸至不殺也。日諸侯不生名，疏重發傳。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以名者與失國生名異故也。

卒聞無事知以傷辜死還就張本文伐名知傷而反卒繫巢
知未還至舍巢不坐殺復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

當以傷君論之疏唐石經鄒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誤倒上

舍而卒也通義云與鄭伯髡原同義舊疏云彼是臣傷其君

此異國故復發之注以名至伐名舊疏伐名屬下讀惠

棟云伐名二字屬上句蓋名于伐而不名于卒故謂知以傷

辜死為伐名張本疏云伐名知傷而反卒誤讀按穀梁傳云

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其以伐楚卒殺梁無保辜義

亦以經名卒問無事故如此解注知傷至至舍舊疏云

名者卒爵之稱今于伐已名知其見傷而反其卒仍繫巢故

知被傷反未至於舍止之處而卒也注巢不至論之巢

不坐殺即上注云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也後見

辜者對上七年言之故言復也辜內云云者舊疏云正以過

國假塗賓客之謙謹重門設守主人之恒備今吳人無禮凌

暴巢國若不與殺開衰世諸侯得使縱橫巢無禦備而殺人

之君若舍之又脫漏其罪是以何氏進退目之若以殺論

巢召台絕若以傷論貶黜而已按此即穀梁之非巢不飾城

而請罪義也然巢若無坐殺傷

理殺吳于者亦非巢君舊疏誤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注甯喜爲衛侯

衍弑剽不舉衍弑剽者諛成于喜疏包氏懷言云二月書辛卯月之八日史記世家

剽作秋繁露隨本消息云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謂此

及上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也殺亦弑之誤被下云中

國之行亡國之跡也注甯喜至于喜○甯喜爲衍弑剽事

見下二十七年傳舊疏云喜若爲衍弑剽春秋舉重宜書衍

弑今書喜者正由諛成于喜故也是以下二十七年傳甯虺

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

欲納公何如是諛成于喜文也按左傳甯子出舍于郊伯國

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

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世家謂虺

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

如晉晉爲伐衛誘與盟衛虺公會晉平公公執虺

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與公羊左氏義皆不合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注衍盜國林父未君事衍言叛者林父

木逐衍衍入故叛衍得誅之猶定公得誅季氏故正之云爾

疏注衍盜至誅之○舊疏云正以川言叛者臣盜土之辭故

如此解林父逐衍者在十四年左傳書曰入于戚以叛罪

孫氏也臣之親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衍出奔已絕故復入爲盜國下書衛侯衍名是也○注猶定至云爾○舊疏云昔林父逐衍衍得誅之季氏不逐定公而定公得誅季氏者正以昭公是父父子一體榮辱同之季氏逐昭公故與定公得誅之也知如此者正以定元年賈霜殺菽何氏云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爲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爲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是也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疏包氏慎言云二月又行甲午月之十一日

此諛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注据齊陽生至陳乞家時書人

于齊不書復歸者入無惡文疏注据齊至復歸○卽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傳景公死而

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大夫不得已皆再拜稽首而君之附是也彼書入故据以難○注復歸至惡文○桓十

五年傳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是也惡剽也注主惡剽衛侯人無惡則剽惡明

矣疏注主惡至明矣○正以剽寡不見故於衛曷爲惡剽注注据齊至惡舍○哀六年傳劫公

据齊陽生不書歸惡舌疏注据齊至惡舍○哀六年傳劫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

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

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下又曰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明舍立不正嫌陽生之

篡無罪宜書復歸惡舍故据以難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注

凡篡立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喜由此得成讓禍故惡以爲戒也篡重不書反惡此

者囚重不得書故得惡輕亦欲以見重疏注凡篡至戒也○

舊道故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若以昭穆言之達於公子故

之尤非其次也昭穆既違又無賢德是以衛人未有說之者

曰按衛世家云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殤公諸侯之子

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以服屬至近推之亦當成公之孫

故尤非其次也俞氏槩公羊平議云未當作未隸書未末二

字潤蒼頡廟碑以化未造未造卽未造也是其證說當讀如

本字乃言說之說非喜說之說也未無也未有說也謂無說

也蓋使剽以次當立則其立於是也尤爲有說乃剽則公孫

也於昭穆違矣故曰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俞義亦通○注

篡重至見重○卽謂不書剽立義也重不得書義具見下傳

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注据衛人立晉疏注据衛人立晉○見

晉繼弑而立剽逐君而立其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

異知非蒙託始省文故問其義注欲起衛侯失眾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

矣日者起甯氏復納之故出入同文也甯喜弑君而衛侯歸

則甯氏納之明矣以歸出奔俱日知出納之者同衛侯歸而

孫氏叛孫氏本與甯氏共逐之亦可知也名者起盜國盜國

明則復歸爲惡剽出見矣疏注欲起至明矣○正以衛侯失

義云春秋之於衛剽兩無所與故曰衛侯入于陳儀又正甯

喜之弑而衛之失德見曰衛侯復歸于衛又正孫林父之

叛而剽之諸國亦見古者貴戚之卿君有大故反復諫而不

聽則易位向使孫甯之謀果以義動爲社稷之大計剽次當

立又有令德君子且醜乎惡行矣明於惡剽之說則爲臣者

微明於惡行之說則爲君者懼范武子曰衛實與弑故錄日

以見之書日所以知其與弑者言辛卯弑君甲午便歸是待

弑而入故得速也○注日者至知之○上十四年書己未衛

侯衛出奔注日者爲孫氏甯氏所逐甯氏復納之出納之者

同當相起故獨日也此亦日是出入同文明相起也春秋之

例歸與復歸例時此出納日故解之甯喜弑而衛侯歸衛侯歸而孫氏叛亦出納皆由甯孫則與出不與納明矣。○注名者至見矣。○正以諸侯不生名書名皆絕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傳何以名絕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不得書葬與盜國何義失眾出奔合絕土地非所有今復入掘故坐以盜國罪也書名盜國已明更書復歸見無惡知非爲惡剝出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疏通義云獨鄭見名氏者起本當言晉趙武也左

曰趙武不書尊公也此著明大夫不敵君之義也晉之貴卿猶不得敵公則良霄不嫌矣左傳本有作晉侯者左傳校勘記宋本宋殘本清熙本岳本足利本侯作人不誤石經此處刻缺今依訂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疏殺梁作世子座

覽長見篇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畢氏沉云座舊作座與魏策同据御覽四百四十四又六百三十二兩引皆作座與史記商君傳合今從之。○注痤有至書葬。○春秋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及枉殺世子者皆不書葬以明其合絕是以申生無罪不書獻公之葬至昭十一年經云葬宋平公者正以痊有罪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宋公殺其世子下云中國之

行亡國之跡也似不以淫有罪蓋淫罪克故其罪尙微故不去世子也舊疏又云鄭伯克段于鄆有惡逆去弟淫今若有罪仍言世子者正以段有當國之罪重故如其意貶去其弟仍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惡逆今淫罪微不足去世子但是合罪之科故得存其葬矣然則淫罪微平公殺之已甚故董生如彼云也

晉人執衛甯喜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注据甯喜弑君者稱人而執非

伯討

疏注据甯至伯討○正以僖四年傳云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甯喜弑君賊合執今晉稱人故据以難不

以其罪執之也注明不得以爲功當坐執人疏通義云孫林

晉晉黨於孫氏而爲之執喜故曰不以其罪○注明不至執

人○正以執不當罪故坐專執也此與宣十一年楚人殺陳

夏欽舒文同義異甯喜夏欽舒皆弑君賊法所必討執之皆不合稱人晉執甯喜不以罪則不與其執楚則實與之不與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壬午月之二日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緊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昭卒之二
克文董生蓋以意言也

菲許靈公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七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家校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九

三